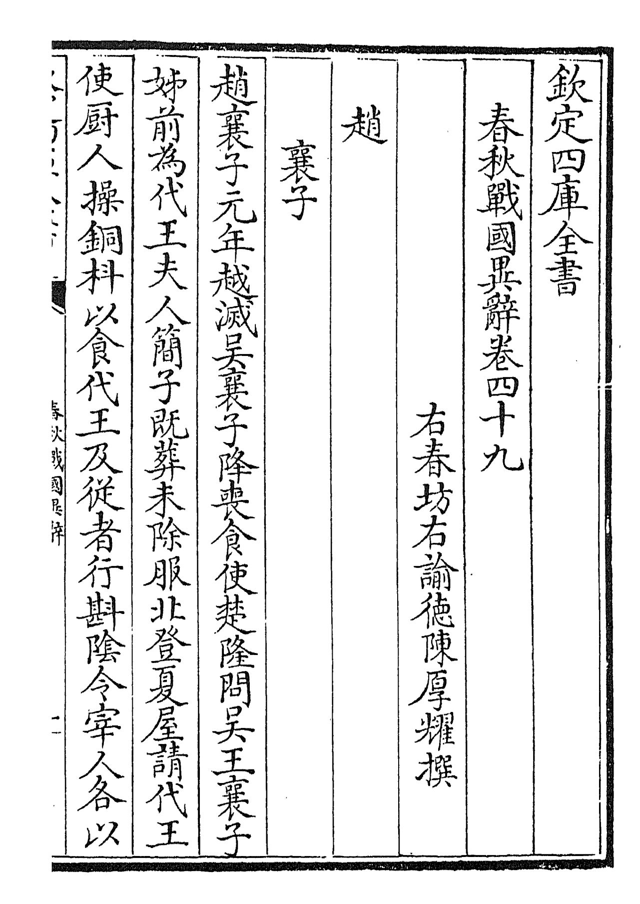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九

右春坊右諭徳陳厚耀撰

趙

襄子

趙襄子元年越滅呉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呉王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

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史趙世家

列女傳　昔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為代王夫人簡子死既葬襄子未除服即登夏屋誘代王使厨人持斗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厨人各以斗擊殺之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曰我受先君

命事代王今有十餘年矣代無大故而主殘之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執一無二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于摩笄之地一說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

初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襄子也夏屋山代之南山也覲望欲令取代也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

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游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請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一成下也一腦塗地舞者以鬬盡殺其從者因以

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之狀摩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一作山）與反斗之號（呂覽長攻）

水經注　趙襄子既害代王迎姊姊代夫人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刺而死使者自殺民憐之而立神屋於山側因名之為磨笄之山

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畔之一作入齊）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次之（次一作圍）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

退之吏諫曰君誅中年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之也君曷為退之襄子曰吾昔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之城然後攻之中年聞其義而請降韓詩卷六 又淮南子道應 新序卷六

知伯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

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我立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噣鬓糜髭髯大膺大胷脩下而馮左衽介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别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惟高共一作赫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

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史趙世家又

風俗通

趙襄子出圍知伯圍襄子于晉陽三月張孟談私與韓魏揣謀反知伯軍使趙襄子殺之故曰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

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莫敢失禮呂覽義賞韓子難一畧同又淮南子氾論高赦作高赫

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徙事智伯及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剶面而變容吞炭而為啞淮南子云豫讓落其齒以易其貌乞其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五易臥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讐何無可恥之甚也今必碎

身糜軀以為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行之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及智伯分吾以衣服餇吾以鼎寔舉被而為禮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新書卷之七

呂覽倩君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

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才而求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求事襄子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凡吾所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

又序意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荓為驂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吾且有事言將殺襄子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

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乃可適乃退而自殺

又不侵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為之報何故豫讓曰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飢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衆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謂國士

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繹史史記索隱引戰國策曰衣盡血出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今本亦無此語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于中山藉芿燔林煽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

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于物物無得傷閡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何不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列子黃帝

地志　山西和順縣有鹿苑相傳趙襄子養鹿處又有趙王臺狀如伏虎即襄子避暑地

趙襄子踰句注山在今雁門破戎杜氏通典

趙襄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左一作尤中一作終使使者來謁之謁告襄子方食摶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呂覽愼大 又淮南子道應

列子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

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鴆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將趙氏之將也近至其將所然後死言吾丘鴆力有餘也　呂覽貴卒

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己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

而目之矣謂登之所舉不復假耳目也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呂覽知度

韓子外儲左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脩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耶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

之田宅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少室周者貞廉潔慤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襄子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韓子外儲左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吴君吝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吴之亡也吝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者不罰不亡何待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子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于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

之所以後也韓子喻老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我誠邦士也夫已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也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新序卷六

襄子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

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于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史趙世家

史記　趙襄子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

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

紀年晉烈公四年趙氏城平邑五年田公子居思伐趙鄙圍平邑

獻侯

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也十三年城平邑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史趙世家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任銜萱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趙

烈侯

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史趙世家

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

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

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悦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内使賜相國衣二襲史趙世家

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史趙世家公當作侯

武公

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史趙世家魏文侯卒

敬侯

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　趙始都邯鄲

二年敗齊於靈丘

三年救魏於廩丘大敗齊人

四年魏敗我兎臺　築剛平以侵衛

五年齊魏為衛攻趙取我剛平

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

八年拔魏黄城

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

十年與中山戰於房子

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　伐中山又戰於中人

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以上史趙世家

成侯

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

二年六月雨雪

三年太戊午為相　伐衛取鄉邑七十三衛敗我藺

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

五年伐齊於鄄　魏敗我懐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

六年中山築長城　伐魏敗涿澤圍魏惠王

七年侵齊至長城　與韓攻周

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

九年與齊戰阿下

十年攻衛取鄄

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

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

十三年魏敗我澮取皮牢　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昭侯

此時未立當作懿

十四年與韓攻秦

十五年助魏攻齊

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

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

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　與燕會阿

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

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

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

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　秦攻我藺以上

史趙世家

韓子外儲左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

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

免其令

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與太子肅侯爭立緤敗亡奔

韓史趙世家

肅侯名語

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

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

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

四年朝天子

六年攻齊拔髙唐

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

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

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

十五年起壽陵

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

十七年圍魏黄不克　築長城

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以上史趙世家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鵠並為遊說之士或云代厲皆秦之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

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國策揣摩在說秦後）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兼并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典畧蘇秦如趙逢其鄰子於易水之上從貸一匹布約償千金而鄰子不與）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

見說燕文侯（二十八年）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

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于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于百里之内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于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廹強趙南近齊齊趙強國也子必欲合從

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肅侯十七年）天下卿相人
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
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
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
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
且無庸有事于民也安民之本在于擇交擇交而得則
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

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絶人之交也願君愼勿出于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

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即韓城在洛州西宜陽效則上郡絶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刼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向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常山有蒲吾縣則兵必戰于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于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

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傳音附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于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

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强弱内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

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絶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强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鋭師以佐之韓絶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鋭師而佐

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東郡有博平縣燕出鋭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鋭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鋭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

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秦合從之後　或載此事于蘇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秦　激怒張儀事史詳張儀傳　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　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　少府時力距來　時力距來二弩名少府之所造　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

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皆出劒地鄧師宛馮鄧國有工鑄劒因名鄧師宛人於馮池鑄劒故號宛馮龍淵太阿楚風胡子所鑄二劒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幕臂脛之衣革抉㕧芮決射韝也以革為之吷謂楯也芮謂繫楯之紛綬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

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主君

指蘇
秦

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鄢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絶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强秦之勢以内刼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强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

稱東藩築帝宫備巡狩也受冠帶祠春秋受其冠帶之制奉其春秋之祭臣竊為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江干之道曰干遂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

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强秦之勢以内刧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絶蔓蔓奈何毫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强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

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即貝州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管子軍令始於五家為軌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絶清河涉勃海也勃海滄州也臨菑之中七萬户臣竊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蹋鞠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因嬉戲而練兵勢臨菑之塗車轂擊

人肩摩連袵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强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

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面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夏水口在

荊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海陽當是海陵

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

陘山在鄭州郇陽當是新陽汝南有新陽縣

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于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

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為大王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廏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令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

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内刼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

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揺揺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國策過雒陽在說趙王之後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

揜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

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史云不窺函谷十五年誇大之辭也秦本紀云惠文王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僅次年事耳史蘇秦傳文與國策小異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

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

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
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
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
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
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
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令君已用請歸報張
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
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

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史張儀傳

史蘇秦傳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

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

去趙而從約皆解自初說燕至此三年

二十二年張儀相秦　趙疵與秦戰秦殺疵河西取我

藺離石

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韓舉趙將徐廣以為韓將非也

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

子武靈王立名雍以上史趙世家

武靈王

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　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　武靈王少未能聽政置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

三年城鄗

四年與韓會於區鼠

五年娶韓女為夫人

八年五國稱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

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

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　齊破燕

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使樂池送之

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　楚魏王來過邯鄲

十四年趙何攻魏

十六年王遊大陵今太原府文水縣有大陵城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

十七年王出九門趙邑在常山為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

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説舉龍文赤鼎絶臏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

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黄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王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

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寵國策作竊）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為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

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睹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

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願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

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剪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

齒雕題却冠秫絀（絀縫紩之別名秫絀蓋言其女工之粗拙也）大吳之國也

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

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

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

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

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

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

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

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强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逺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

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罪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文與國策小異以上史趙世家

淮南子　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

釋名　鞾本胡服也趙武靈王服之

趙文趙造周袑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文造問答

語詳國策史文略之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

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

二十年王畧中山地至寧葭西畧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

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

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以工史趙世家

武靈王問龐煥曰煥益煖之兄一作煖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解龐煥曰工者貴無與爭工猶善也故太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用計謀者熒惑敵國之主使變更淫俗哆暴驕恣而無聖人之數愛人而與無功而爵未勞而賞

喜則釋罪怒則妄殺法民而自慎刑人而自以為慎少人而自至狄人而自以為至繁無用嗜龜占缺二字高義下合意內之人下或作不所謂因人事者結幣帛用貨財閉近人之復其口以賂買近臣使順其口使其所謂是者盡非也所謂非者盡是也離君之際用忠臣之路離之言間所謂戰克者其用已素破兵從而攻之因句踐用此而吳國亡楚用此而陳蔡舉三家用此而智氏亡韓用此而東分令世之言兵也皆强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則是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

萬乘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强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隂經之法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勝未決也以為功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忻然獨喜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之色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出進合鬬而希勝是襄王之所破亡也武靈王慨然歎曰存亡在身微乎哉寡人聞此日月有以自觀武靈王

鶡冠子

李克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克曰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子姑免矣韓子難二

二十三年攻中山

二十五年惠后卒即吳娃孟姚也乃惠文王之生母故曰惠后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

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以上史趙世家

杜氏通典 武靈王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至雲中雁門代郡

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傳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吴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畧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

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史趙世家

惠文王

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

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以上史趙世家

韓子外儲左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否還報曰中

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疪對曰其君好巖穴之士所傾葢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抗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之是賢君也安可攻疪曰不然夫好顯岩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陣者兵弱農夫惰於田者國貧兵弱於敵國貧於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之

呂覽　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曰安丘鴆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

世本　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為趙武靈王所滅

韓子外儲左　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潘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於此

惠文王三年封故太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

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兊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儌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于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于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

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
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
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于刑
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
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
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
敢失李兑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
李兑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

曰信期即下文高信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人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王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史趙世家

四年　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

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儽然也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宫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兊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兊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兊因圍主父宫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兊謀曰以章

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宫中人後出者夷宫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宫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兊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

史趙世家

韓子右外儲　武靈王使惠文王涖政李兊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刼於李兊

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鄚易

八年城南行唐以上史趙世家

水經注　行唐城内北門東側有玉女神廟趙武靈王營斯邑城彌載不立聖女發歎百堵皆興不日而就

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

十年秦自置為西帝

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　秦取梗陽

十二年趙梁將攻齊

十三年韓徐為將攻齊　公主死吳娃女惠文王之妹

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　與秦會中陽

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齊王湣王也燕獨深入取臨淄以上史趙世家

趙惠文王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于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一常作當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于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于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

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斂減也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

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殭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殭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

魏反巠分分當作西二山并在作山俞於趙齊之事

先先當作代州雁門趙地也

王宜爲上佼佼一作交而令乃抵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史趙世家與國策文小異

趙惠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于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

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劒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絶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惟劒士也莊子曰諾

周善為劒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劒服治劒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劒故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劒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

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劒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劒于殿下乃名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劒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劒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劒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

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隂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劒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絶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鋏此劒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

封之内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劒也王曰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于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士之劒無異于鬬雞一旦命已絶矣無所用于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三環自進食者三而環繞于席前也莊子曰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于是文王不出宫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服斃謂忿不見禮皆自殺也　莊子説劒語

近戰國非莊子本書

趙惠文王造武冠一曰惠文冠或曰齊人見千歲涸澤之神名曰慶忌冠乘小車疾馳因象其冠而服焉白帖

魏牟見趙王王方使冠工制冠于前問治國于牟對曰誠能重國若此二縰則國治且安王曰社稷至重而比之二尺縰何也牟曰大王治冠不使親近而必求良工者非為其敗縰而冠不成歟桓子新論

藺相如者趙人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

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于趙王故燕欲結于君

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我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

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

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恐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

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于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王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于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

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絶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史藺相如傳

惠文王十六年

王與燕王遇　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

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己擊齊伐趙拔我兩城

十八年秦拔我石城　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

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　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以上史趙世家

二十年廉頗將攻齊　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年表云與秦會

澠池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于西河外澠池趙惠文王二十年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

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缻秦
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于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
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請得以頸血
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
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名趙御史書曰某年月
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
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
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

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者趙之良將也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于諸侯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

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我念之彊秦之所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

破其一軍史藺相如傳

趙惠文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實今藺離石入秦二縣叛趙自入於秦令屬西河而王縞素出總出一作布喪國之服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出總出一作布齊亡地而王加膳此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

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黄帝猶若困 呂覽審應

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

二十二年大疫 置公子丹爲太子

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 幾或屬齊或屬魏當在相潞之間 不能取

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

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還 又攻安陽取之

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城高唐取之 與魏共擊秦秦

將白起破我華陽是時韓魏趙聚兵於華陽西攻秦得一將軍

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

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　封趙豹為平陽君豹惠文王母弟

河水出大潦

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　罷城北九門大城

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為馬服君括地志云馬服山邯鄲縣西北十里　以上史趙世家

惠文王二十九年秦伐韓軍于閼與趙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于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于天下乎平原君以為賢言之于王王用之治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

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
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
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
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
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
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
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内
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

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索隱曰即邯鄲二字當作欲戰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于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史廉頗傳

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史趙世家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